

# 紀登斯與他的構建論

◎ 陳孟賢

## 社會、文化理論作為管理學研究的觀點與角度

近年來，各國管理學研究的視野被積極地開拓，愈來愈多學者深入反省管理學研究方法的基本觀點：特別在歐陸學者的帶動下，眾多管理學研究已經紮根於嚴格的社會、文化理論上。

社會理論是定位於各種具體社會科學(諸如人類學、社會學、政治學、歷史學、經濟學、心理學等)之上的深層思想架構(meta-paradigms)，是分析人間世界的研究角度。社會理論的深層觀點跨越學科，是方向性，甚至是哲學性的：「社會理論包含所有社會學科都關注的課題，涉及人行為的本質、人的活動跟制度的關係。社會理論處理的課題介入哲學的領域，卻非以哲學探討為首要(因為哲學探索往往在思想上而非在實證上)。社會理論的任務在於將對人性和人的社會活動了解後，放在實證的檢

驗上。」<sup>①</sup>

近二十年，明顯地直接引用嚴格的社會理論作為分析觀點的管理學研究，廣泛流傳而啟發後進的，最少也有幾十份。例如在會計學研究中，有國際學術權威地位的期刊《會計、組織、社會》(*Accounting,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*)，便成了各國研究心得的集中地。

然而作研究的人，嘗試採用成型的社會理論作為研究觀點，也並不是太容易：因為當代的社會理論界，亦在百家爭鳴的局面裏。要通曉各門各派的社會理論，評價各家優劣，選取其一作為執行一個具體研究的理論基礎，本身已經是一件太龐大複雜的事。

## 融通各門各派社會理論的大師

事實上，嘗試明白和比較各派社會理論的要旨，乃是不少社會

理論學家一生的努力。其中，柏森斯、哈貝瑪斯、紀登斯 (A. Giddens) 都是能夠融通各家學說的社會理論大師。

當紀登斯在1977年出版他的重要著作《社會與政治理論研究》時，《時代週刊》的文學和教育附論，發表了以下的稱譽：「在使人驚訝的短時間裏，安東尼·紀登斯已經建立了他自己，成為在英語世界中，最成功的現代社會理論詮釋者之一：或應該說是最成功的一個。」

有趣的是，當紀登斯本人評價哈貝瑪斯最近期和最重要的著作《交往行動理論》(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)的時候，紀登斯給予哈貝瑪斯極高的讚賞：「根本不可能不佩服哈貝瑪斯百科全書式的論述。當今之世，在著寫社會理論的人當中，有誰能像哈貝瑪斯，似乎毫不費力，縱橫馳騁於分歧極大的古典與現代思想傳統中？一方面在論述中連繫於抽象的哲學課題，另一方面連繫於當前的政治問題？毫無疑問，這本書是一

項可敬的成就。多年之後，當今天大部分社會理論著作都被遺忘時，從事社會理論研究的人還要使用它作為一份參考寶庫。」<sup>②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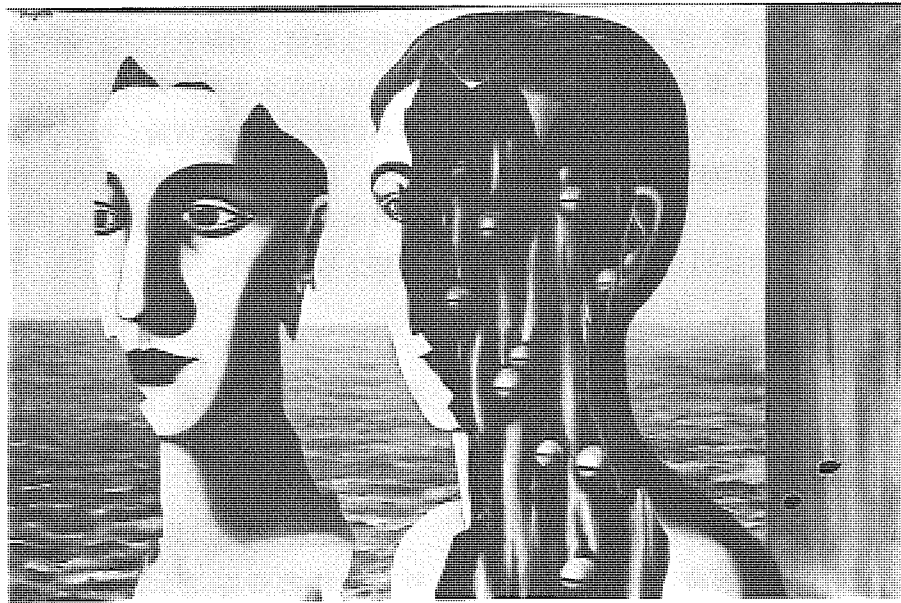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柏森斯，他的名著《社會行動的結構》(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)，綜合了早期社會理論家(特別是涂爾幹)的思想重點，本身也是社會科學文獻中的經典。

筆者的博士論文，引用了紀登斯的思想構建論 (Structuration Theory) 作為研究觀點，分析會計現象，也是因為他的思考心得，有深廣的質素，備受推崇。例如一位評論家這樣說：「安東尼·紀登斯在英國的社會學家中，掀起了熱潮，他博覽群書，年復一年地著寫最高質素的理論作品，使他在同類作者中，鶴立雞群。」

## 著作等身

紀登斯教授算是一位多產作者。早年曾任教里斯特大學和加州

60年代開始，「正統共識」明顯解體。



大學，大約在二十年前左右，他選擇安身於英國劍橋大學。在劍橋，自70年代初期，便不斷出版著作，為此亦獲得了突出的學術地位。

在二十年間，紀登斯著寫了十多本書，編輯不少論文集，亦在學術期刊中發表文章。紀登斯的寫作風格，高度概念化和理論化，甚少使用例子。然而紀登斯亦是一位很有系統的作者，當讀者閱讀了他一定數量的作品後，便能預期他的論述次序。因此，閱讀紀登斯的著作，既是困難，也是容易。無論如何，紀登斯本人博覽群書，追蹤他的思路十分有趣。建基於他廣博的知識庫，紀登斯自創的構建論，也是紮根深厚後的創展。

### 紀登斯三期的研究階段

宏觀紀登斯的思想發展，按照他寫作的焦點，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，反映在他70年代初期的幾本著作裏，是集中於詮釋在社會思想史裏一些宗師的著作。具體地說，紀登斯在他第一期學術工作中，研究了涂爾幹、韋伯、馬克思的作品，紀登斯稱這三人為社會理論三大宗師。

相似於第一階段，紀登斯的第二階段學術研究，仍以詮釋和評論為主；分別是第二階段非以人物為研究對象，卻以學派為研釋的單位。自70年代初，花了多年時間，紀登斯介分、綜合、比較、評價各門各派重要社會思想的貢獻。紀登斯的研究氣魄，是將當代最具影響力又可能截然不同的社會理論，都

成功地統攝在他龐大的評論架構裏。按着各家思想的異同，紀登斯的研究論述大概歸為九大類別社會理論：（一）實證思想，（二）功能主義與宏觀社會學，（三）結構主義，（四）人文科學、詮釋學、現象學、維特根斯坦哲學、後維特根斯坦哲學、日常語言哲學，（五）微觀社會學，（六）心理分析，（七）新馬克思主義，（八）批判理論，（九）工業社會理論與社會進化論。

靈活地整合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，紀登斯在社會理論上的貢獻，以他在第三階段中創立了構建論為頂峰。

### 紀登斯的研究取向

在詮釋各門各派的社會理論時，紀登斯歸結了兩點觀察：（一）現代社會理論的發展，溯源於十九世紀「三大宗師」的思想，漸漸樹立了由實證主義、功能主義、工業社會理論三種要素組成的「正統共識」，一直主導了社會理論界，直至60年代後期為止；（二）「正統共識」從60年代開始，明顯地解體<sup>③</sup>。

面對「正統共識」的崩潰，紀登斯發現當代社會理論家有三種不同的反應：「第一種反應是悲觀和失望，因為隨着主流的消散，社會理論界從此人人言殊，對研究人的社會行為，在最基本的起點處，都意見分歧。第二種反應是不惜代價地要渴求安全感，甚至倒退至學術上的專制主義，例如盲目地為「正統共識」辯護。第三種反應跟第一種剛剛相反，不但不悲觀失望，卻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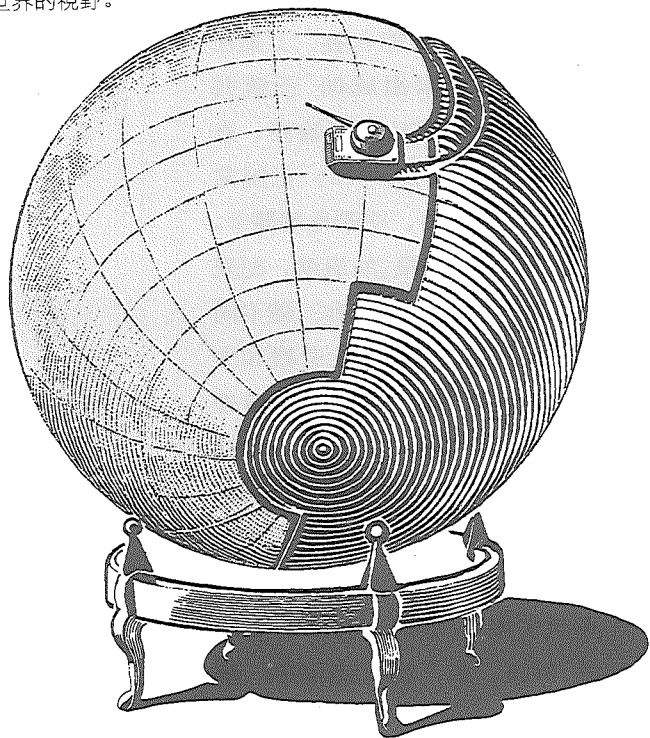
理論觀點的多元化慶祝，傾向於理論上的相對主義。」<sup>④</sup>

紀登斯本人對這三種反應都不認同。與其選取悲觀反應、專制反應、樂觀反應，紀登斯認為如今在社會理論界處於迷亂處境之際，當作之事乃批判地評估和綜合各派似乎彼此衝突的社會思想，以求有系統地重建整個學科。紀登斯認為，這份重建的取向，乃是從根本處尋問：「正統共識」既被樹立了多個年代，被廣泛接受，為何忽然被質疑，以致解體？紀登斯相信，「正統共識」崩潰的導因，揭示了當代社會理論深層的訴求。

## 主流社會理論的缺失與新興理論的補遺

在多篇文章中，紀登斯指出，「正統共識」的內在缺陷導引了它的

二元論的世界觀和方法學，限制了我們理解世界的視野。



瓦解，也同時指向當代社會理論未有處理、卻需要迫切地處理的課題：關於人主體性的課題，關於人行動的理论，關於日常語言在社會研究中的定位，關於常理在社會分析中的理論，關於社會發展和轉變的全面理解<sup>⑤</sup>。

與「正統共識」瓦解同步出現的，是新理論的百花齊放。在這些新興思想裏，有些跟「正統共識」仍藕斷絲連，例如結構主義：有些卻跟「正統共識」各走極端，例如詮釋學、新馬克思主義、批判理論；也有些走中間路線，如心理分析學。

紀登斯認為，這些新興理論之所以被廣泛重視，與「正統共識」分庭抗禮，是因為它們直接或間接都有助滿足當代社會理論的深層訴求。例如近年來在英語世界中最熱門的社會理論有現象學、批判理論、維特根斯坦哲學，無獨有偶，它們的共通點，都是「為生活世界辯護」(a defence of the mundance)<sup>⑥</sup>。這種重視日常生活的社會分析取向，跟當代社會理論深層訴求中，探索人主觀性理論、人行動理論、平常語言理論、常理研究等等都彼此呼應。

因此，回應社會理論界「正統共識」崩潰的年代，在1986年紐約一個社會學會議的主題演講中(講題是社會學未來的九項主題)，紀登斯描繪了一些研究方向：「(一)社會學將漸漸遠離十九世紀的思想；(二)新的理論綜合將脫穎而出，帶來社會學辯論的新秩序；(三)社會學的研究範圍將徹底地被反省。」<sup>⑦</sup>這些主張也反映了紀登斯本人多年來的思路蹤迹：早期研究

十九世紀三大宗師的著作，跟着詮釋當代思想的各門各派，最後綜合各家慧識，創立構建論。

## 構建論兼取各家灼見

在評述詮釋的時候，紀登斯對每一派思想的具體內容，有些讚賞，有些批評，這些褒貶也自然發展為構建論的骨幹：「構建論對正統共識的缺失與新興理論的貢獻非常敏銳。」<sup>⑧</sup>在批評正統共識方面，紀登斯稱構建論為「非功能主義宣言」<sup>⑨</sup>。在吸取新興理論精華方面，構建論特別注意三種趨勢：「其一是着重人行動的反省力，在此之上是着重語言，最後是放輕實證哲學；這三組課題，並它們彼此的關連，乃構建論所關注。」<sup>⑩</sup>

因此，構建論是一個綜合的理論。紀登斯對當前社會理論界的主要批判中，其一就是過多無益的二元論。這些二元論組成了形形色式的架構，把各種社會理論介分和定位。紀登斯卻認為，正是這些二分法限制了各種社會理論本來豐碩的分析力。

按着定義，二元論是由互相排拒、對立的概念組成的。在紀登斯的著作裏，經常批判各種二元論，包括關於人主觀性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二元論、關於分析社會集體動態或靜態的二元論、關於法規取向或詮釋取向在研究方法上的二元論<sup>⑪</sup>。然而紀登斯最關注的，還是在社會研究的角度上，主觀主義或客觀主義的二元論，與及在介定微觀或宏觀研究範圍內，個人或集體

的二元論。

「在社會理論中根深蒂固的一個二元論，問題極為嚴重，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對立。在社會學和哲學的文獻裏，人的行為與社會結構往往以對立的姿態出現。着重人行為的學派，總忽視或無法兼論結構分析的觀點，卻獨沽一味地集中研究人活動裏的理性與動機。」<sup>⑫</sup>

「微觀或宏觀的二分實在無益。在構建論裏，主體(人)或客體(社會或制度)都沒有優先權。其實兩者都在循環的活動中被構建。」<sup>⑬</sup>

紀登斯主張用雙重觀取代二元論<sup>⑭</sup>。在社會研究的方法論上，紀登斯提議採用「結構的雙重觀」<sup>⑮</sup>作為核心，連結人行為與社會結構兩個領域，以取代唯心或唯物的二元論，也取代微觀或宏觀的二元論：「問題的焦點，乃是如何將行動、意義、主體性等概念具體化，又如何將它們跟結構、制約等觀念連接起來。詮釋取向的社會學建基於對主體的優先性：功能主義、結構主義主張社會客體的優先性。我創立構建論的願望之一，乃倡導停止這些割據行為。在構建論裏，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，既非個人經驗，也非任何形式的社會集體，而是跨越時空的社會實踐。人的社會活動是循環的。」<sup>⑯</sup>

## 構建論兼研「個人」與「社會結構」

為了匯通在社會理論中各種二元論裏各走極端的立場，紀登斯深入研究每一種二元論裏對立的兩

面，讓極端的立場互補長短。紀登斯相信這樣做，可使每一種社會理論都有所改良：「在製造構建論時，我毫不猶疑地從分歧極大的學派中吸取靈感。我注意到非主觀化的意見，並吸納它在構建論的基礎中：但我不接受將人的主體性消滅，剩下空洞的符號世界。我同意重新重視語言的價值，這趨勢特別由詮釋現象學、平常語言哲學所帶動；但同時，對言語和行為的重疊，我持另一種見解，提供一種新的『實踐』觀念。」<sup>①</sup>

鋪陳構建論的發展思路，紀登斯主要針對的兩個二元論（主觀或客觀的研究角度，微觀或宏觀的研究範圍），分別作為橫軸和縱軸，可以畫成圖表，可以承載各門各派的社會理論。根據構建論的意見，這些社會理論在圖表上散佈，遠離縱橫軸的交叉點，表示了這兩個無益的二元論限制了各派理論的發揮。紀登斯相信他的構建論能夠消除這兩個二元論，能夠跨越人行為和社會結構兩個領域，構建論便應被放置在圖表的正中、縱橫軸的交叉點上。

因此，構建論的內容分三大部分：人的行為、結構的雙重觀、社會結構。第二部分是構建論的中樞，連接第一部分「個人」和第三部分「結構」：「構建論的根本邏輯，是在解釋人的社會行為時，綜合行動理論與制度分析。」<sup>②</sup>而詳細介紹構建論三大部分的核心內容和重點主題，便需要另闢文章了。

## 註釋

① ③ ⑩ ⑭ ⑯ ⑰ Giddens, A.: *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4), pp. xvi-xvii; p. xvi; p. xvi; p. 162; p. 2; p. xxii.

② ⑥ ⑦ Giddens, A.: *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7), p. 242, p. 252; p. 59; pp. 26-34.

③ ④ ⑨ ⑪ ⑮ Giddens, A.: *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* (London: Macmillan/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9), pp. 235-38; p. 239; p. 7; p. 4, p. 69; p. 5.

⑤ 註① pp. 334-43, 註② pp. 59-69, 註⑩ pp. 14-20, 註⑮ pp. 245-57.

⑫ 註① p. xx, 註⑮ p. 49, p. 50.

⑬ 註① p. 141; Giddens, A.: *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* (London: Macmillan/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2), p. 8.

⑱ Giddens, A.: *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* (London: Hutchinson/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77), p. 130.

陳孟賢 英國雪非爾德大學會計學系博士，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，現為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。曾出版專書及發表論文多篇。